

苦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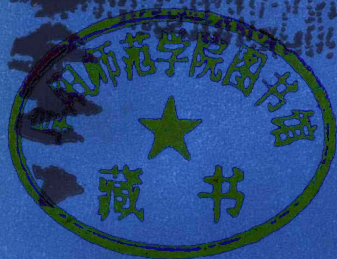
王克增著

群众出版社



苦舟

王克增著

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：王铁珊

苦 舟

王克增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125印张 218千字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1083-6/1·379 定价：9.50元

印数：0001—4500册

现在发生的故事之一

A

几天来，林华都静静地坐在海边这块岩石上，漠视着海。时而迷茫，时而惶惑，时而激愤，时而沉痛，时而……。

海，北方的海，四、五月之交的海，跳动的海，永不宁静的海。

海，不停地滚滚而来，翻腾着白色泡沫，冲向岩石，冲向岸边。覆灭了，消逝了……，又翻涌而来，再一次的重复。伴随而来的阵阵涛声，弥漫寰宇，象是显示着宇宙的永恒规律。

又是冗长的一天，缓慢地度过了。

这时，天近黄昏，红日已堕落在新绿的西山之后，山坳泛起道道霞光，映照海面，鳞光闪闪。海岸上游人绝迹，嘻笑玩闹的儿童也不见了，整个海滩上一片宁静。

林华迈着沉重的步伐，踏上了沙滩。

该回去了。难道他真的是在等待着什么吗？

半个月前，他从兴凯湖畔的劳改农场，被接到这个疗养胜地来，他那早已形同枯木死水的心境，又复苏起来。连日来接到一些问候的信，有两位老友还特地从省公安厅赶来看望他，他觉得人间尚有温暖。可是她呢？自己深埋在心底的隐痛，老友的来信和来人，都没有丝毫涉及，似乎是有意回避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每思至此，心在紧缩，似针扎样的刺痛。

二十一年来，自我蒙蔽，自我麻痹，强迫自己把一切遭遇视作身外事，不去想它。可是如今又摆在了面前，躲是躲不过去了，将是什么来势呢？会是什么结果呢？

近几天来，白天痴坐滩头，夜间失眠症复发。好难熬啊！第六感觉告诉他，有什么事要发生了，要发生了。

今天一天又将过去，他那斜长的身影已经漫步在望龟亭下。

猛然，他眼前一晃，迎面一个人，余辉满身，霞光闪闪，踏着细碎的步伐，窈窕亭亭地走过来。

好熟悉的身影啊！他不由自主地凝目注视起来，越走越近了。他看清了是个女人，是个女人，是她，是她。他混身的血一下子凝住了，象一根枯木，呆立在那里。

是个女人，是个脸色黄白，目光沉滞，神色哀愁，步履仓皇的女人。只是从被海风吹拂起的秀发，清瘦俏丽的面庞，欣长玉立的身材，透露出一些往日的风韵，虽然衣着朴素，带着一路风尘，却也掩盖不住。

二人对立，四目相视，好漫长的时刻呀！

天暗了，天黑了，余辉消尽，霞光收敛，夜幕降临，黑

雾笼罩海面，只有远方点点渔火，时而闪烁。沙滩上两个倒着的身影，也消失了。

可是在暮色沉沉中，二人依然如故，让时间从身边悄悄地流逝。

此时，两个人脑海里的逝影在飞快地流动。如烟、如雾、如梦。双方已看不清彼此的脸庞，当然更看不清那饱含着千言万语、恩恩怨怨，十分复杂深沉，又布满怅惘，哀愁的两对眼睛。可是彼此又清楚的知道此刻都在想什么。

终于，两个人中的一个开了口。

是男性的声音。音色轻柔，略带沙哑，语调平板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，是林华。

“徐芳同志，你来了。”

看得出对面被称作徐芳的女性，似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打击了一下，身影轻轻地抖动。听得出是在低声地啜泣，渐渐地哭声大了，越来越大，象被堵塞的山泉，突然宣泄。

她不能忍耐了，紧紧抓住对方那冰冷的手，只要他轻轻一揽，她就会立即扑向他的怀抱。

林华的身子似已在前倾，突然，又终止了。看得出他是在迟疑，是理智与感情在交锋。他退出了双手，移动身躯，越过对方，向前走去。

徐芳象是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，强抑制住由于对方的冷漠给自己带来的苦痛，止住哭声，拭去泪痕，扭转身子，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。

于是，两个身影，一高一低，一前一后，在夜色朦胧的海滩上，慢慢地移动起来。

“二十一年了，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。”

这低低的话语，被海涛压得几乎没有什么音波了，但确实是在空间震荡着。分不清是他，还是她，哪一个发出的，也分不清是已经说出来的话语，还是潜存在心底，正在涌动着的聲音。

林华、徐芳，又一次停了下来。看来是要各诉衷曲了。

是要诉的，但从哪里说起呢？

此时，林华心乱如麻，思绪万千。几天来，昼夜翻复在心头脑际的话语，苦痛的倾诉，怨瞋的宣泄，疑团的质问，一齐涌来，又从何说起呢！

徐芳也在紧张而又痛苦地思考着。

眼前的身影就是曾经和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吗！三十五年前在“魔窟”中的患难相遇，随之而后的拼杀搏斗，八年之久的双宿双飞，二十一年的棒打鸳鸯，劳燕分飞，天各一方，生死两茫茫。仅仅是他和我，两个人三十五年来悲欢离合，坎坷经历，填满了这几乎是人的生命一半的时间的真空吗？

不，绝不。而是一股无形的，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，在推动着我和他。象十级以上的飓风，在吹拂着的两片落叶，时起时伏，时聚时散，哪里由得了我和他呀！现在又把我和他吹到一起来了。

是的，又把他和她吹到一起来了。

B

两天前的下午，骤变的天气，又一次西北风肆虐，给人以苦寒犹锁北国春的感觉。省厅办公室的秘书通知徐芳，张

文植副厅长找她谈话。徐芳就从她的办公地点，蹬上自行车，顶着寒风，来到这座省公安机关总部的大楼。

这是六十年代初期，算得上辉煌庄重的建筑，宽达百米的楼基，高逾三十多米的楼身，分为七层，三百多个房间。楼前高台巨厦，两侧斜坡，汽车可以自由在楼门环绕，外部造型颇具气势。楼前院落宽广，遍植花木，有的已在迎风开放，红绿相间，颇有情致。若不是大门双岗，警卫森严，时有呼啸着的警车出入，还认为是什么科研教育机构呢。

徐芳进入大楼，跨过水磨石地的前厅，登上电梯，升到四楼。张厅长的办公室已在眼前，徐芳安定了一下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推门而入。

办公室内暖气依然开放，一股温馨之气扑面而来，与外面世界迥然不同。稳坐在办公桌后的张厅长，正在等她。

“小徐。”

张厅长还是老习惯的称呼她，其实她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看她那微微喘息的样儿。

“快坐下喘口气，不忙不忙。”

徐芳按着多年来对这位老领导的了解，他越是好整以暇，没事人的样子，越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这大概是长期地下斗争，应付各种复杂情况，而养成的一种职业习惯吧。徐芳心急火燎，眼巴巴地望着他。

近年来政治气候的变化，对于徐芳这样的惊弓之鸟，是非常敏感的。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一度轻松，两个“凡是”，又使她背上了包袱，精神上的重压，并没有丝毫减轻，党中央的这次重要会议的召开，真似一声春雷，震聋发聩，万物齐苏，给徐芳也带来了希望。

“反右派”斗争政策的落实，右派分子已普遍复查，平反改正。原定成一般右派分子下放到省会运输单位的同志，三三两两被调回来的事实，使她大大的震惊了。

特别是前半个月，与她患难与共，情逾生死，长期伴她孤居的柏华小妹（柏华也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，她对她还是这样称呼。）接到省厅办公室通知，奔赴陕西骊山温泉疗养胜地，看望从山西某劳教农场落实政策即将归来的右派分子，只定情尚未结婚的爱人——曾玉柯去了。更加燃起她内心的希望之火，多么盼望也有这样的一天啊！

这些天来，她简直是心急如焚，度日如年。加上不时从小道传来，省公安厅党组领导内部对林华的问题认识很不一致，争论得很是激烈，一时难以定下来的消息，更使她焦躁不安了。

张厅长找她，会不会是与林华的事有关呢！

在地下与敌人斗争期间，张厅长就曾经是林华的顶头上司，直接领导者，有关林华的问题，应该是由他来传达的。

张厅长不慌不忙地终于开了口，一字一句的，尽量说得清楚，他知道这些话对于徐芳的分量。

“徐芳，你不要激动，现在我正式通知你，省厅党组即将做出决定，有关林华的政策进一步落实，有可能彻底平反，平反后即可调回省厅机关重新安排工作。”

声音尽管是那样的轻，轻得只有徐芳能听见，但响在她的脑际，特别是她的心底，是那样的重啊！重若千钧啊！她已经不能自持了。

这是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，朝思暮想，昼夜盼望的好事，今天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可是以后呢？她怕的是以后呀！

张厅长紧张地注视着徐芳那由黄到白，由白到灰，迅速变化着的脸色。看样子心脏是在紧张地跳动着，连呼吸都短促了。

张厅长清楚的知道眼前这个苦命女人，为什么这样震动，心里想的是是什么，不禁暗暗叹息。他把话停顿了一下，尽量地把语气变得安闲和缓。

“林华同志已经从中苏边境兴凯湖劳改农场回来。厅党组很关心这些科以上干部的身体健康，这些年他受了很多苦，虽无大病，但已疲惫不堪，就把他先安排在北方唯一的海滨疗养院，先疗养一个时期再说。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注意着徐芳的脸色。发现徐芳象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拼命挣扎着，在听他的话，等他话音一落，就再也没有力气了，头一歪，倾倒在沙发上，她昏厥过去了。

张厅长立即喊来秘书，请来医务室的大夫，紧急抢救。徐芳慢慢地苏醒过来，失声地痛哭着。

张厅长不住地摇头叹息，眼里含着泪珠。他是多么了解这个孤苦伶仃，身陷魔窟，半生坎坷，苦难深重的女人啊！

当司机开出轿车，准备把她送回家时，张厅长亲自送到楼下，拍着她的肩膀，异常亲切地说：

“小徐，冷静冷静，打起精神来，去看一看林华吧！二十多年未见面了，有误解，只要他慢慢的了解事实真相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他是会理解你的。”

回家？回的是什么家呀！

二十多年来，自那夜林华含恨绝情，匆匆离去后，一提起这个家来，她就揪心的痛。很长时间是独身一人，枯守幽

楼，听风、听雨、听滴滴答答的钟声，多么难熬的长夜呀！她数也数不清楚了。真是形单影孤，独撑着这个家。在那风雷激荡的岁月里，这个家索性就是铁锁把门了。

现在，这个家算是有了点生气。有了多年相知，一度分离，又在危难中相遇、义结生死，情逾亲生的妹妹，伴她同居。正在上大学的“女儿”，假期也是要回来住的。局外人看来这个三口之家，其乐当是融融的，可是没有林华能算是个家吗？

徐芳每一想到这里，总是紧握双拳，槌打着胸膛，多么难言的痛苦啊！语言和文字是无能为力的。

徐芳回到家里，妹妹已去陕西，“女儿”刚开学不久，没有归来。室内室外寂静得怕人，都听得见自己心脏在跳动的声音。

天已昏暗，孤灯乍明，照在墙上的身影，是那樣的长呀！环视四周，空空荡荡，这又一个漫长难熬的夜，将是怎样度过呢！

有人说过，过多的痛苦经历，一齐涌来撞击心头的时候，人反而会出奇的平静，此刻的徐芳就是这样。

一切汹涌的思潮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顽强的占据着她的心。

“他回来了，他终于回来了。我要去见他，要见，一定要见，不管见的结果如何，哪怕是更坏、更坏，我也要去。我有这个权利，无论是已经过去的岁月，还是没有到来的日子，都赋予了我这个权利，谁也剥夺不去。”

徐芳象是在宣誓。

这一夜徐芳就是在这样亢奋的状态中渡过的。

第二天清晨，她打开一九四五年从北平与林华撤到省会时临时购置的箱子，虽已漆皮剥落，但一直舍不得换掉它。从箱底下翻出了一面已经发黄的镜子，这是她和林华在地区公安局结婚时，一位首长送给她俩的。现在她特地找出来，擦拭得十分光亮，细心地打扮起来，脸上居然泛上了一丝苦笑。

镜中的她，隐约间依然有当年的风韵。上圆下尖，标准瓜子型脸庞，凤目长眉，配上略嫌小些但却十分精巧隽秀的鼻和口，整体给人以东方型的清俊典雅。过去就有人称颂过她，是典型的东方美人。现在所不同的是容颜已显憔悴，眉梢眼角平添了鱼尾纹，不再有过去那样乳脂般的肤色了。

她又翻箱倒柜，找出了那件五十年代曾和林华外出作客，只穿过几次的绿色薄呢外套，披在了身上。就这样她什么也不想，就登上了北行的列车，奔向了这个滨海的疗养胜地。

一路上在车轮的滚滚声中，徐芳的心情出奇的平静。两眼注视着车窗外面流动的景色，脑子里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昨夜已经形成的那个简单的念头：见到他，一定要见到他。

邻坐一对青年男女，似在热恋之中，他们不拘形迹，过于亲密的行动，还在她的心里引起了短暂的不愉快。

“过去我和林华……”

她未能沿着这条思绪想下去，被对面坐的一位农村老大娘的突然问话给打断了。

十几个小时到了海滨招待所，隔着窗子，望着汹涌而来的海涛，她的情绪从亢奋中冷静下来，她的心紧缩了，她的

步伐踌躇了。但几经踌躇，她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去等待命运的判决。

C

在黄昏时刻，经疗养院工作人员的指点，在荒凉冷漠的海滩上，找到了他。

林华这位已逾知命之年的男人，中等偏高的身材，鬓发已见苍白，微显驼背。此时双眉紧锁，二目凝视，额头的皱纹隐约可见。过早的衰老，使他显得疲惫灰颓，但眉宇之间，仍有当年的英气可见。

徐芳的突然出现，林华思想上是准备不足的，尽管曾有预感，但他认为来与不来，还在两可之间，而且不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，就是来，也不会是此时，此刻，此种情况，此等方式。

如今来了，已经来了，已经到了眼前，林华的心里象翻腾的海洋，乱乱糟糟，脑子里嗡嗡的响，茫无所措，不知怎样应付，精神一时有些失态。就出现了这较长时间默默相对的尴尬场面。

但多年的逆境，使他学会了控制感情，终于慢慢地从迷茫中解脱出来，趋于平静，把脚步停了下来。

“你是刚下火车吧！一定很累了，我们到那个亭子上去坐一坐。”

亭子建在伸向海内的一块巨大岩石上，海水就在脚下不停地撞击着。

林华扶着徐芳，在朦胧的月色中，登上石阶，跨进亭

里，对坐在一个圆石桌旁。

林华尽量的用着和缓的语调，象是接待一个普通的客人。

“你的身体好吧！”

“这是应该我来问你的。”

“都是一样，尽管处境不同，程度有异，但都是在经受磨难，受苦，受折磨，彼此彼此！”

林华索性纵声大笑起来。徐芳听到的不是笑，而是在哭，在喊、在叫。

蕴藏着多么深沉的痛苦呀！寸寸光阴都充满了血和泪，屈辱和不幸，无望的挣扎。至今仍有沉郁在胸，在他俩之间横隔着如山一样的重重障碍，天知道能不能逾越呢！她在渴望着对方的深深理解，和理解后的谅解！可是对方呢！从这号哭似的笑声里，她感到预示着什么，心里阵阵发凉。

一轮圆月，从海的东端冉冉升起，映照在亭子里，颇有光亮。彼此已能依稀看清对方的脸色。他、她在相互对视，都想在对方的眼睛里，寻找言语以外，隐藏在心底深处的什么东西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，海水已经安静下来，在月光下闪烁着鱼鳞似的金波，也象是要诉说什么。

徐芳想起张厅长送她回家时所说的话：“他是会理解你的。”于是，鼓足了勇气。

“华，我们已经老了，今天能够见面，过去连想也不敢的，这都是组织上……”

林华象被什么猛刺了一下，脸色更加阴沉起来，声色俱厉地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请你不要这样说了，组织上？组织上关怀我已经够多了，没有组织上我哪里会有今天？又是组织上，我不想听。再有，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。我们还是互称同志为好啊，徐芳同志。”

空气一下子紧缩起来，徐芳真的被吓住了，脸上遍布惊惶之色，茫不知所措。倒底什么话说错了，惹得他这样动怒？就因为我说了“组织上”吗？他对“组织上”怎么这样大的情绪？她象感到了些什么，又想不清楚。

林华看得清她的脸色，是那样苍白得吓人，嘴角还在轻轻抖动，怜爱之情，油然而生。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啊！她怎知“组织上”这个圣洁的辞令，已经被某些人给玷污了。自己又何苦对她发泄呢？

林华的心情逐渐平静，语气和缓下来。

“徐芳同志，请不要介意，原谅我的暴躁，这是我的老毛病，你是深知的，这些年变得更坏。不过请你相信，过去的事情在我的大脑中已经死去了，我将永远的忘掉它。我要把握的是今天，是未来。”

圆月更加明亮，在月光下，那张依然英气逼人的脸，两眼在灼灼放光。

千言万语尽在默默无言之中，多么深的误解呀！

二十一年了，多么漫长的二十一年啊！

D

海上的明月，从东海之边，冲破在墨蓝色天空里滚动的白云，已经升到中天了。银光皎洁，给万物都披上了一层光

华，映在已经十分沉静，只有微波荡漾的海面上，泛起层层金鳞，闪烁发光。

坐在望龟亭中的两个人，林华和徐芳都能明晰地看清对方的脸色。他们的谈话，时断时续，已经够长久的了。但还没有谁，有勇气谈到，那使他们二十多年来，音书断绝，信息全无，几乎是恩断义绝的要害问题。他们都在回避，都在试探，都在惧怕着什么。

于是，他们就象打太极拳一样，都在转着圈了，谁也不越雷池一步。这样的谈话，两个人都感觉劳累。但还没有哪一方，要把这样的谈话，停下来的意思。谁能猜得透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呢！

林华此时的心情，象海涛一样，翻腾不已。

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历历在目。虽然变幻不定的政治形势，劣等公民所带来的无穷屈辱，象捕捉风中微丝一样，偶而听到他所关心着的人们的遭遇，当然徐芳是其中主要的主要，加上数以百计的不眠之夜，辗转反思，已消磨尽当年的激奋情绪，还隐隐约约地，时而泛起内疚自责之情。

但是那终生也忘不了的一刻呀！虽然往日深爱着，又深恨着的小芳芳，又出现在面前，可是一想起那一刻，仍然象尖刀一样，刺痛着他的心。

那时，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啊！给他带来的是一切计划的彻底破坏，全线崩溃，紧接着就是全军覆没。

一九五七年的冬季，反右派斗争的高潮阶段，在省厅党组的直接指挥下，连续召开的思想交锋会，也就是对他态度的批判会，已经不下十几次。但他依然镇定如恒，方寸未乱。

他已断定，对他这样穷追不舍，是有人在暗中操纵，是谁，他心里也很清楚。

党委组织部长毕文芑，偶而参加会，送过来的似是怜爱，又似是倾诉的眼神，他就知道的更清楚了。

他冷静地分析了自己在运动中的一言一行，他断定，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人手中。只要坚守阵地，按张文植所暗示的那样办，关住闸口，主动权就还是在他手里。

“我没有说任何违反党的原则的话，其奈我何。”

果然，思想交锋会虽然还在开，但已经显得理屈词穷，疲惫无力，出现了要草率收兵的迹向。他在暗暗窃喜。谁知……

已经停了两天的会，又开了。而且是改在了大会议室里召开，几乎全处的干部参加了。厅长兼党组书记李伯年亲自坐镇，除了张文植以外的厅党组成员都出席了，面部表情都很严肃。李伯年还在不经意时，流露出得意之色。

会场的气氛，与往常大不一样，迎面墙上贴出一付大字标语：

“林华必须坦白交待，低头认罪。”

当他被押进会场时，还招来一阵震天动地、此起彼伏的口号。

他稳住心神，不为所动。看你们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

主持人命令他交待出自己的真实思想来，他依然如故，侃侃而谈。会场上的气氛，象滚开了的热锅一样，沸腾腾。口号声响成一片，有人跳着脚高喊。

“林华不老实交待，死路一条。”

一个女人的尖叫声，嘶嘶刺耳。